演山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演山集卷[illegible]

宋 黄裳 撰

遊山說

[illegible]物[illegible]於[illegible]非真[illegible]也真樂之所寓而已仁

樂山[illegible]樂[illegible]所寓歟治平戊申之仲

[illegible]注[illegible]矣暑履素秋凡四十日

矣而後次於雲川之迹旅弛折宴坐自感其塵勞未有

慰焉及其環顧山水間有髯歸南國者默然坐中意思
南嚮已歷舊隱無復塵勞之數而亦不知其身之所逆
旅也於是援筆而書之延平居民枕寒泉倚青嶂真山
水之國有浮圖氏之宇尤寓山水之勝處清景爽氣逼
人眉睫間與才思爭無窮遇目之所得即當走筆賦之
且恐勝槩相奪出人不意而又忘去也當予清閒無事
偶然獨往則簪冠曳履策枯筇道幽徑與書俗焉風揺
松陰人踐寒影異花靈草幽香相迎日含噴泉紅玉散

亂此人所由之徑也兩山相臨怪石欲活仰則翠岑俯
則幽澗神刓仙劃為之幽構此人所憩之亭也山角轉
來風物相際猿鶴上下煙雲聚散飛甍華榱矗然寘彼
此浮屠氏之宇也宇之中又為遊者之觀美凡有七焉
長澗自山之西趨寺而東流有釋為堂跨之及其入夜
泉清而月明適然相得於堂下號水月堂予之遊是堂
也秋勢瀉雲邊之泉金波泛天涯之月妙相有無摶之
不得故為之歌云水渾而月喪水動而月漾澄寂虛一

中涵有微妙相水有風兮披人襟月有波兮浴人神兀然坐者非爾翫其中有物爭光明是兹三者不期約會諸廣莫都忘情澗自水月堂趨西廡有釋為閣跨其上激澗之水其聲潺潺然環繞乎坐中號潺湲閣予之遊是閣也遺世俗之喧譁即山泉之清泠是非去來不落雙聽故為之歌云與其聽繁喧不如聽潺湲潺湲聒吾耳不聒吾心淵世俗譊譊殊不聞只聞潺湲如車奔潺湲如車奔我心都無緣閣之左臨澗為小軒俯視澗之

水澄寂如鑑分辨人顏色號鑑軒予之遊是軒也纖埃不能駐流光微瑕不能玷浩明於外照古貌於中照古心貌與水清心與水平故為之歌云至虛不可磨至柔不可折至精豈須練至一莫能別情忘非與物相絕萬象於中自生滅鑑乎鑑乎非徒明鑑之有道猶諸心梯閣而下實地十數尺為小室而治其前引澗之水實之號養真室予之遊是室也 闕

一聲素琴數曲恬然忘機自在絕境故為之

歌云塵勞妄想誰知非落着理沒皆人為養心養到不化處亦令此室生光輝去潺湲閣升法堂堂之左有釋為閣揖院之客山瞰流澗於坐間環佛書而觀之號精進閣予之遊是閣也目閑而山色見心虛而古意明出妄想境中入清靜覺海故為之歌云道固不違物物常與道違道非近能得亦非遠能離精爾思兮捐爾思其中有物不可圍由堂而西有室倚山為小軒軒之前為方沼沼之濱植脩竹三四莖凭軒而視翠峯寒泉茂林

碧草皆在其左右號凝碧軒予之遊是軒也春暉秋光
漫然融成日頮竹陰落在方沼琉璃瓶中青玉倒植故
為之歌云凝碧以自然尤籟成之天碧色非漬黛籟聲
非鳴絃此心寓此聲色中雖有大巧無由傳去凝碧下
齋堂堂之左有釋西向曠野為亭據其要物象清遠一
覽而盡之號豁然亭予之遊是亭也希夷之鄉曠閒之
郊逸思浩而往塵緒斬而絕故為之歌云吾登豁然軒
吾開豁然懷水猶其心圓曲直隨因緣雲猶其心閒聚

散無悲歡塵懷俗慮難追攀是山之勝也勝者雖不能自暇及其戾止亦皆有閒意以至於息機而後去然而予之遊與來者之樂異焉來者爲其景而用其樂而予能用其景以寓其樂者也世俗之遊相與譏談調娛醉酣舞歌吹彈叫呼而後得其樂亦已勞矣其樂不在道特樂其有山水而已山水之可樂者盡而寂寥之態生則其樂荒矣故雖吹彈調詼醉酣舞歌不足以繼其樂彼尚知吾樂中之旨哉迺書其樂之情以示之

懷遠亭記

延平郡督郵即其公宇之北山南向天際送目而往相去之遠不可以勝計然而元用之所懷不在乎物惟其親焉愚衆之情登高望遠耳目之君不足以勝其私有對而遂變傷則迫愜則肆豈足議哉予過元用相與倚欄送目談笑以自適且謂元用曰予見荻溪之上漁舟一葦忽來適去歌聲遠邇不知人非世習之累相係者乎此使人放曠之心生予見寒潭之中雷電相薄霣氣

亭亭上干星斗不知深淵巨濤之相淪亡者乎此使人發用之心生風清月明萬籟初息水涵太虚寂然天地之鑑則使人入清虚之境夕陽半山芳草不斷雙槳南飛悠悠寒浦則使人動離别之緒水鑑之濱鷺窺寒影過山之雲行無所逐則使人起幽閒之趣夫能狥物之態以入清虚之境起幽閒之趣生放曠之情存發用之志不為狂歌遨遊之輩放心而不知求亦不失為賢者况能有志於親哉夫善本於仁仁本於親苟能有志於

仁之所本者何往而不善然而憑高環顧雖有溪山之勝人情之所適者不足為子道也慕親之志寓此而有發焉魏國之士思念其親岵屺之上想見父母之所懷詩人稱其孝雖然疾痛則呼父母而有富貴少艾則忘其親衆人之情也魏國之士當夫行役之勞夙夜無寐父子離散不得以相保則疾痛之時岵屺之上想見父母之懷豈足以為至哉今夫元用之學仕於有道之世父為達官子能以六計嗣其業不貽其親之憂心平而

忠舒當此之時遇耳目之適者且能復禮以懐其親不俟有廹而後至是可尚也狄仁傑登太行山南望孤飛之雲感吾親舍其下惟其愛親也篤則其事君也忠及人也恕是故唐之基緒不斷如綫仁傑果能蒙恥奮忠安其神器恤刑愛人號為長者然則瞻望其親之際則仁之類存焉是亦充之而已予之望子也豈止於父子之間哉

觀盡軒記

予一日過完師坐於會景亭上前望演山山旁視劍潭人愛延平最有山水之樂而演仙山劍潭又其山水之可愛者氣象聲色食頃萬變予登完師之亭而盡得之因與完師言德之大累嘗在對物而有感今又據景之會而翫之非在萬物之上以物相觀而已覩有不盡者物能引之未知聲色形象之為夢幻也則予畏會景之累人深矣無涯之知不可勝計之景客塵之中適然而相感則或凄然以悲欣然以喜清閒之景解人之煩滌

人之汚華美之景坎然者貪飄然者肆無窮之態出人不意而乘之不可以言勝也嗚呼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見隨塵熄而心化有涯之生可不計哉以故君子之為道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君子之為善也不見不可欲使心不喪滌人之汚解人之煩此景之可欲者尚為道所忌而况幽情竒態之感人使之或笑以嚬或貪以肆何可翫哉我與景俱非真物以物之態為我之情俱非真智因與完師言濁汚者見形其知莫貴者物也清静

者見性其知莫貴者道也人之性常無者體道富有者體物衆凡之流嘗敝於形色而莫之悟予甚悲之師能即亭之西更為悟真室嘗遊乎其間然則完師非溺於景者歟使登斯亭者知世態物情猶蚊蚋之過吾前也然棄我與景為吾悟真室遊而求真焉靜也不勞其形以至乎形全清也不揺其精以至乎精復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是故妙有其形而不為貌象故為貌象者之所不能對常無其氣而不為聲色故為聲色者之所不能

感老子所謂不亡莊子所謂不化釋氏所謂不滅儒氏所謂不動當是時也萬物為吾逆旅矣而衆人為萬物逆旅衆人為萬物一偏矣而萬物為吾一偏由是而登軒下與萬物相見可以觀盡矣予愛完師為悟真室之意而又慮其不學出室以道事也遂以觀盡命軒焉若夫烟雲聚散山在有無之間水涵晴光舟泛銀河之上桂華風動天香滿懷飛甍參差歌管斷續此翫物者醉酣歌舞馳情驅思而對之志滿意適以為得求者也物

態少移世情已變當是時也吾寄萬物之上而觀之與之遊可也不與之遊可也

秀橘記

時甫家圃之右有秀橘焉一本而三支旁二支密葉散漫無足異者中一支尋常之葉不能多得之柔條下垂其葉秀嫩深綠而環就如析翠羽而注之有碧幢青纓之狀不怯歲寒新故相代更無衰落之態為詩而美之者連韻盈軸不過比物引類狀出秀橘之形象而已時

甫屢命予詩諾之久矣始得數聯興罷而復已元豐三年之季春時甫復寫橋圖走僕以惠我索詩之意益篤不可辭也無事乎詩輒為時甫論其生理以記之嘗謂五行之氣運行萬物宇中有偏有全或清或濁無意乎造物也而物各有遇焉氣之清且全者在人得之則為豪英在物得之則為新奇雖然不可齊也亦不可以必得適然而已故雖同氣而育並時以生者其形與數有不同者況其他者乎夫一本而三支同氣而育並時以

生者也然而一支見寵或歌之以詩或繪之以圖或文之以記傳之天下後世不可知也主人時復一往苦吟注視培溉相繼惟恐其或傷之也二支不能有所得然而天理之於物豈有意哉圃中之木與秀橘疎遠者可以無憾焉吾與時甫遊久矣知其才富而氣豪發為詞章使人喜觀而欲得之然而君之所得與夫秀橘之所寓一家而兼有之何其幸也君知秀橘之可愛培溉繼往注視環顧惟恐其或傷之也然而予之望君也更有

甚焉

水雲村記

長澗自演峯道廣教院出田坑始有從父得之於西南山之麓取其一支停之以爲沼走之以爲渠廚引之以酌橋跨之以渡異花奇果垂華倚實飄香墮影在泉之上下有雲於山朝隮而暮合閒適之態明白之象與夫流泉相應以無爲相遇而不約俄然相得於東西杳然相忘於得喪其孰爲此者邪元豐之初予自京師南還

省予從父流水之間俯仰行坐顧瞻燕笑及夫日落而禽還山暝而雲收援毫於壁間乃以水雲村名之而後去自是郡人始知有水雲村之可樂也尋春逃暑車蓋相屬越十有五年友人公實來京師與予道曰令為水雲村主人矣僕將益治之養生於其間予曰子之得水雲村固可樂也其亦知水雲村之得予乎公實之為人苟可而止不為生而勞不為名而偽遇吟而忙得酒而休方東而俄西未始有適莫要其中夷曠而惠直是真

水雲翁者也君歸乎哉予後此十年當有草堂於演峯有釣舟於劍潭南歸而誰從者乎是時水雲翁杖藜而相尋演山居士肩罍而忽往與是兩物相得於無情中有舞有歌有吟有謔妙思絶景不可得而究也會歸乎至無予之樂也不知水雲翁之樂亦出於此乎然則水雲之於我果有分哉故為之記以公實他日相從出此以為質焉請鑱諸石

演山集卷十三

演山集卷十四

宋 黄裳 撰

記

鄂州白雲閣記

自洞庭納湘峽逕武昌會漢沔然後沿九江而下東南之旅度翼星之分趨荆州之域必泝江夏泛洞庭而後南走二廣西向三蜀然則南郡之有武昌山水之聚舟車之會者也夫逸民之所寓士大夫之所遊騷人墨客

之所詠嘗在天下山水之佳處餘言遺跡相去幾千百載後人樂道而欽慕之往往遂借以名物故江謂之烟波亭謂之竒華洲謂之鸚鵡樓謂之黄鶴閣謂之白雲樓閣之賞當與豫章之滕王巴陵之岳陽爭名於天下有山自郡郊之東趨過闤闠茂林修竹衣被形勢如青蛟蒼龍然引領而西或伏或躍下飲于江漢中峙而四望者白雲閣也對揖公宇轉望仙棗石照所謂大別鳳凰烟波鸚鵡西城南浦黄鵠磯漢陽渡之類可坐而數

也蒹葭遶岸風勢雨聲湘漢涵空夕陽夜月歸帆行棹漁歌樵唱與夫忘機之鷗隨陽之鴈往來聚散於其間四時之氣象一日之變態泛應旁感逸民雅士之風味吟送宴別曉泊晚次道志懷古以寫憂悲喜樂之情以述興亡榮辱之故蓋自離騷而後唐人之作不知其幾百篇也大夫之行吟處士之坐賦老子之乘秋高人之馭鶴樂天之聞歌太白之聽笛緬想環顧俯仰千載悲樂相繼公餘之賞不亦至乎方是之時苟非有道在上

得賢太守與之共理常使時和年豐郡國無事亦安能有暇於山水之間哉有暇於其間者其風味志趣或俗而不逮或鄙而不樂雖有美景盛事亦遂寂寥沉沒不見於後世有足惜者異時魏晉之師下吞吳楚盤瓠之類竊發于山水炬筏横流烟蒙雲海所謂鸚鵡南浦鳳凰大别之類遂為水軍樓艦之所息山夷營壘之所寄誰復講求逸民之遺事雅士之詩句以為公餘耳目之翫哉方今聖人以道統有天下無復魏晉之師下吞吳

楚之憂公悅素用吏事知名於人當能寛而有制布揚
天子之德澤潛名和氣年豐而盜熄無復山夷竊發之
患然則君亦何所用其心哉此閣之作也將與賓朋覽
浩蕩之景養幽閒之趣想見高人度世絶塵之事庶幾
悟須臾之景省因循之過不為汚濁偽妄至老且死時
與無心之雲悠然而來飄然而去去無所逐來無所從
朝隮而暮合若將為我擁黄鶴乘清風脱萬累而超六
合也豈特在人耳目翫山水間者邪元祐癸酉仲夏記

潛軒記

予去年為順興遊故人公鎮家在順興之南隅乗間訪之公鎮邀予坐於潛軒之上觀修竹折幽花看閑中錄採杞菊決明而食之樽俎之間論古道舊譏訶大笑井邑之繁不能輙破其静公鎮坐間索予潛軒之文予謂待言而後諭焉非相知之至者文可忘也故不及書今年春塵勞之中緬懷軒上之笑語恨無以寓其意者公鎮再追所索適此而書之夫魚之為物或生於陂池或

落於修澗或出於遥湖大澤永江廣漢之閒或之於滄海其得地也異其遇時也同歲寒氷冽鱨魦鰋鯉遠遊下泳在淵而自適雖有九罭之深入莫能致之及其春行晴暄太和涵溶清淺方是之時乗陽而動去淵而在渚悠然而逝適然以躍溝為之依蘋為之覆得其所矣不獲乗陽而動者深淵之中不能自致河海盖有之矣烏知適然以躍者頒首莘尾為漁者所伺或引之以綸或持之以竿或陷之以罟附逺以鱐嗜鮮以膾以膴則

見牒以飽則見糗以醢則見析實於鬼神之籩登於賓容之俎魚方是時欲為下泳者豈可得哉然而浮游者未必為通潛泳者未必為窮學道之士無適莫也息則起消則去惟時而已公鎮少時求舉於鄉里卒不獲用晚節感悟乃能遠引而去水邊林下開軒自適有山林處士之態亦可書者名利之士老身長子尤有以行投保以名請封東方未明携食而入俯首而坐汗流浹背與少年較長短則君之潛亦高尚哉嗚呼公鎮之潛也

在道魚之潛在水一也若夫陂池江漢之辨非所知焉

看山亭記

郡守之西北隅昔有小亭前假兩山對峙而中望不知其誰為之也頹壞且廢予至治事之三月役工以修之叢列有巋特立有巒聳起有嶠環合有嶧幾於自然皆出於造物者公餘乘興杖屨獨往有如春明秋靜雲開雨過之見武夷鴈蕩也客曰南有雲門西有堯山真者不覽何事乎假予曰子之見有真假耳有道存焉非真

非假由道以觀物假亦真也真亦假也則予之看山何異乎予必待雲門堯山而後得樂山之意非善觀物者也容曰愚得之矣請書以為之記

青州坊門記

青以兩城居民始為十六界以別居民之地分崇寧改元裳來為青顧吾屬言夫用十六界之別居民之地分其義安在哉盡廢界設坊三十有六為之門名各有物庶乎其有義也迎春之類以辨坊名之也延賓之類以

遺事名之也文正之類以人才名之也自正之類以道化名之也勝遊以之乎東湖興雲以向乎南山朝元以趨乎天闕使之覩其名異則相識別思其居同則相親愛此為坊門之意鄉然而親愛之意非私淑一坊而已先王屬民始用五家相保所任者寡則其所察者詳邪惡之民不能輒容於其間隂亂良善然後聯其五家使之相受乃為一門以同出入罔有相遺外者故其養生可以同憂患喪死可以同哀戚推而用之合四門相受

之民共為相葬之禮同哀戚也有相親愛之意故稱族焉合其門相葬之民共為相救之義同患難也有朋比之風故稱黨焉義之與比者也相比者力也力貴衆以四門為不足故合五族焉相賙者財也財貴多以其門為不足故合五黨焉其門維百其德維一咸有相保之信相受之智相葬之禮相救之義相賙之仁為善既備復何所責乃合五百門之衆使之出入往來更為賓主燦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其稱鄉黨則吾我

加焉親愛之也嗚呼民之善其用至於愛人接物皆有餘裕其政之本則在乎五家為比其五家為門而已六鄉之法廢壞已久不可遽復惟爾三十六坊之民同出於一州其考予言先王屬民之政推而用之遂至鄉有正風民有中德比而信黨而公相詔而化可也何必令使而後喻哉

崇寧萬壽觀記

佛老之學至於還元反本其道遂同而佛之徒謂之金

仙老子之徒謂之神仙金體而神用一也蓋惟神仙為能長生不死故無生死而後至於不生不死長生不死已能脫離五行非内非外不逐五行由一而散以哀樂休戚為人生以治亂盛衰為世界以榮枯舒慘為時序以老少美惡為物態而彼人生物態世界時叙吾能與之修短與之盛衰與之舒慘與之老少泛應無方之求未始窮盡此世之人所以嚴其所寓以備旦暮奉事祈請者也大雲門神仙之窟宅十月十五日以奉崇寧寺

詔繼詔為觀復有擇用名山福地之旨寺既如詔而臣更涉雲門之背由歸道峴下得山號大福大雲門之南支也前案廣山郡人謂之廣福中立而望四向環抱猶大雲門然莫知其所自出有三賢堂海東僧塔八仙壇獼猴洞在其間皆古之遺跡然始由歸道峴而得之令為道觀之所寄則峴之名歸道乃其兆歟故臣輒敘佛老所以入而為已出而為世老者能與之少短者能與之修衰者能與之盛衰者能與之樂以明朝廷所以詔

為十方寺觀之意自時厥後為郡守者其率老子之徒以謹焚修共祈無疆之休以資天子萬壽豈可忘哉

東湖三樂堂記

自下車率吾屬明振綂類要凡目數各任其職庶事益簡民用以靖樽俎之間始得光景為東園遊顧吾屬曰徒以心力從事曾無所樂夫是之謂陋此節儉之弊也其後流而為唐僖公有財而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徒以情慾狥物曾無所制夫是之謂蕩此平易之弊

也其後流而為齊哀公過則淫不及則怠慢是二人者皆已自為物所斃矣欲其明德以為物是則難也有道之學既辨內外遂致真一以真觀盡以一泛應兩辭五聲並至而交感無所累焉其詩曰在公明明是也知統則舉其類甚衆知要則馭其繁甚簡形快而心愉有所寄焉其詩曰在公飲酒是也在公明明無乎不為之時也在公飲酒無為之時也無乎不為以至於無為賢者之有道也蓋惟有道故能有樂以為文故其詩曰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鷺于下賓之集也醉言舞樂之致也于胥樂兮樂其在公明明而和樂生焉耳有禮以為節故其詩曰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鷺于飛賓之舉也醉言歸樂之致也于胥樂兮樂其在公飲酒而中禮存焉耳有樂之和有禮之中協贊陰陽化育萬物故其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樂其在中則能為其人民在後則能為其孫子然則有駜蓋魯一變而至於道之詩也昔者太公

治齊雖用平易在己也近道在政也然而不患不能與民同樂惟患其樂之過在太公則可不可輒施於其後故其末流果有齊國之變風周公之澤遂為魯僖之頌不亦異乎愚之為青當以行樂之過為非不及行樂為愧竊希于魯焉顧吾屬曰山水仁智之所樂古之人與民同樂有感而賦草或以芹藻禽或以鴛鴦蓋其所寓多在山水之勝處或刳而為池或引而為湖草木掩映亭臺環合魚相忘於淵獸自適於野禽翫空於飛蟲感

時而鳴俄聞偶覽頻釋滯思此古人之相其樂者歟蓋惟君子能推仁智為民既事然後得引所樂以憩塵勞以資談笑有道存焉耳今茲青郊以西兩山會入於郡城若駿而奔若駐而盤若驕而躍洋之水道其中相為數折趨東南隅回旋宛轉若有不欲去之意此固有所待者邪昔之畦也宜宇而居之昔之池也宜湖而遊焉崇寧元年之季冬道意以始事明年二月東湖告成土石之所聚今為寥廓之界糞壤之所汙今為清泠之濵

荆棘之所託今為芬芳之澤入自西扉由垂楊徑界水
而東之陟降兩橋東西相望會歸於北渡有橋曰步雲
下趨醉歸亭去亭而升堂所謂三樂兩亭以翼之左曰
湘江右曰水鑑於堂之後乘飛橋過芙蓉軒由芙蓉而
東躡層堦訪禪林南有軒曰悟桃北有亭曰現月而觀
蓮亭在其間皆瞰湖上下入桃溪于溪之南為漠庵去
庵而南行前視鴛鴦渚有亭在半山間號緑巖亭由緑
巖升其巔坐歌豐堂對揖現月由芙蓉而西憩雲門館

前視鴻鴈渚遊竹林齋南行登釣璜臺下由小歧中立而俯視左有亭曰翫鷗右有亭曰鷺下夫湖在兩山之間將欲致吾幽思以飾茲景未之盡也然而寓吾仁智之所樂凡十有五而三樂實主之故堂存乎其中葢無三樂為之主雖環山有水皆亭臺也亦奚以為其樂未嘗不荒也未嘗無累也故遊斯堂者考予三樂之説則知東湖之所以作豈茍云乎宜鑱其説於石

演山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十五　　　　宋　黄裳　撰

記

順興學記

元豐改元之秋列郡各貢進士於朝南劒考諸五縣之士而進之十有八人順興學者百數無預貢者温陵宋君適來為順興令因怪閩中之士每歲應詔出為天子器使最盛於四方南劒在閩之中纍纍有人焉順興南

劒之支邑前此有預計偕者不見録於禮部七十年於
此矣今歳更無預貢者是豈教育之道在上之人有所
未至歟遂由縣學而觀之慼其廡隅之卑度量之微環
衛之弊具修之廢不足以壯麗先聖之行在吞納多士
之至止升望降觀前揖後據不足以周覽溪山之氣象
青衿不見往往散處里閭流入城闕之間誦數之學得
以小說實其虛一如此者蓋久矣宋君由是慨然思欲
宏其度量嚴其具修壯其廡隅固其環衛利其前揖後

據之勢然後招來多士而教之邐迤一鄉之所慕者十
有四人請為義倡願與鄉民出力易材廢舊而新之宋
君如其請學者欣然預叙於别館以俟學成而歸焉旁
郡餘邑隨有望風而至者不日學成為之八齋翼於兩
廡之間或背於堂或面於殿諸生接席而坐鼓篋而進
問者有應疑者有質由者有戶升者有堂入者有室望
者有門牆之峻樂之所寓前揖仁者之山下視知者之
水適其性命之情日就而月將之且見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居多古人之遺風不問其在外者一封之薦何足
計哉蓋夫教學之道先王望其成材而取之必使學者
無志於仕有如曾晳之詠而歸漆雕開之未能信者然
後可以副吾取而用之之意是故先王之士得失有命
動靜有理去就有儀處萬鍾之時如簞豆之日許國之
身致君之術豈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為之遂易其志哉嘗謂僕隸之賤史胥之卑屠販
之作寇盜之類才勇藝術集事御變雖古之人有不及

者入之民間以治民事出之民上以長民德不亦可乎先王必謹庠序之教養才育德俟其秀實然後論而官之先王之意豈以史胥屠販之仵僕隸寇盜之類其名不貴而廢其可用者哉以謂不知仁者不可與從生不知義者不可與從死不知禮者不可與交不知信者不可與守驪山之徒胯下之布衣興造之初急難之際未有素食之士先王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使鷹常飢其腸則為之使飽之則叛去是故黥布韓信之徒素不學道

無窮之欲與之南面稱孤不足以饜之乃至叛逆夷族而後已然而後世之君當平居無事時不能養才育德而用之或有才德之士而莫之用府史之卑卒伍之賤冦盜之惡入為公卿出為將帥謂予用才而已不問其行甚可怪也昔衛宣之朝有不知德者好技而不仁有不知行者好求而不義好技也傷物好求也逐物人之可恃以用者為其愛物而物莫之勝耳不知德行自其求技而推之不仁不義不可勝用也百爾君子亦奚以

為哉先王之世兵農一民鄉軍一營在朝所謂公卿大夫士在鄉所謂鄉老鄉大夫長正師胥在軍所謂軍將師帥長司馬昔時鄉教之中同為儒者而令同為天子之吏豈有異趣哉其賢以六德其能以六藝知禮樂者非特鐘鼓玉帛而已禮樂之妙至於行乎陰陽通乎鬼神彼之所及也知射御者非特主皮執轡而已射御之精至於升降之儀與其志通疾徐之節與其意會彼之所及也知書數者非特縱橫之畫會乘之算而已書數

之微至於道理之精粗象器之終始彼之所及也六藝道之下者其微猶及於此而况德行之學豈可憶哉是故古之為公者以道為卿者以德為大夫者以智為士者以志為軍將者其德有威其仁足以撫衆為戰士者其義有勇其智足以死難故古之官有至於三百六十者先王非恃其人之衆也恃其道德志智而已平王之東天下利勢不斷如線教育之澤在人之心猶有存者譬如立柔之物可屈而難折延及三十世而後已無道

之秦燒詩書殺學士不仁之勇無義之剛繁刑嚴誅以制天下所以傳及二世為甿隷之人一折而斷之詩書之力雖欲維持其亡不可得也然而先王所以建學養士之意何可廢哉宋君之來隆學校延儒生躬率一邑之子弟從事於道以副上意一邑之士宜乎為道而學他日入官如古賢士大夫以副宋君之意諸生從予遊予嘗以此諭之君命予文以記縣學所以作於是乎書

雙源記

縣廓之西南有山支為三峯下會於平坂兩腋之間泉
甘而木茂修竹重蓮桃花流水隨人視聽之所及三山
之前斷流為池凡五十丈葺中一峯為澄心堂於堂之
背為濯纓軒去軒之西為日休亭引流而下左右方沼
峻宇畫閣置於北峯之麓俯大池對南山由澄心堂而
趨雙源皆有小徑雙源之會望澄心堂為磯以釣焉相
望之間仰有翠陰俯有清流風色動靜禽聲語默水涵
太虛形影上下忘機之鱗一游一躍飛橋走階危欄曲

檻廡隅翼翼紅綠相照庚申之秋余來龍川因拜主人之辱才華物象適然相值且歎塵勞之俗役百年之期而致千歲之憂忘不可過之分而徇不可必之物以貪作憂而不以理養心以憂作老而不以時受形心與形化共還塵壤雖然我庾如坻黃金滿籯松雲水石之間不能笑歌自若以慰勞生之夢幻者余嘗悲之君也不然賓客至止捕魚於池摘果於林破穀於場趨雉於野酒觴碁局為賓客歡連漪之上盡日而後已分外之物

莫饑勞之亦足佳者故余樂為君記又為數詩於其後庶幾役役之流得余之言而有感焉

步雲閣記

昔予讀書順興北山之麓南望一峯有若游龍之狀舉首而回顧仲寬令置閣由閣而下視水天空濶橋虹橫絕登臨之士身勢高遠如在雲漢間此命閣之意也以致予文予方喜仲寬之為政有古循吏之風因述雲四事為仲寬識之夫雲之為物輕清者之所乘閒適者之

所覬有德者之所況有物者之所望者也仲寛下車之
三日屬其隣比之長且老者為飲酒禮佐坐堂上胥吏
坐堂下長且老者環坐於兩廡酒三行令為之言曰來
吾民夫草木之所萌禽獸之所育吾民無故忍掇而棄
之乎曰掇而棄之遂傷其生是不仁也弗為也夫物之
轉諸溝有用者可嗇有知者可悼吾民無故忍視而遂
過乎曰必援而出之忍視而遂過是不仁也弗為也然
則吾民之於他物然耳赤子吾民之遺體也分氣也物

之有情有識者也安得輒舉而溺之無所疑止也哉其為不仁奚啻吾民之於草木之所萌禽獸之所育凡物之轉諸溝者邪其民於是駭而悟嗟而悔戄然而改曰吾屬之視吾子曾禽獸草木之不若也豈足以為人哉其謹奉教於是著令曰孕者登籍產者給粟而民相與言曰令之所活者吾類所釋者吾寃百世之慼一日而解之德莫大乎此吾尚忍為不仁以傷吾令之化哉乃相與歛知藏力聽令於大夫雨造在庭仲寬弟為之辨

是非談禍福往往自訟而解相詒而罷一縣遂無事時與賓客乘興而往徑畫橋登蒼崖期於步雲而止焉夫仲寬之政不以智示人故其民無所事乎是非不以勢屈人故其民無所事乎强弱勢智既忘中抱虛靜然則閒適者之所翫有德者之所況君豈有愧乎雲哉其無累乎心也雲之所在不以情而動不以力而舉其有為乎政也雲之所往必為甘澍下膏澤於萬物然則陰陽之報天道之福安知異時不為輕清之士乘此而直往

也哉况與齓未足為君道也元祐癸酉仲夏記

延平閣記 後蔡元長改名雙溪閣

治平三年延平閣以火廢太常博士程侯下車而復之未幾繼廢更累政有疑於為樂無復之者司農少卿謝侯至止遂率其屬講明庶政弊者更之廢者舉之民甚便以謂徒以勞苦頻瘁有事於務不能推其餘力以及樂事赴或作副民所欲是豈有道者之政然邪君子之政自夫無乎不為以至於無為者也有駜之詩所謂在公

明明無乎不為之時也所謂在公載燕無為之時也公餘既事方暇於飲酒然而明明言其明之不可敵也雖然有暇飲酒民之樂不與焉有禮以節文之有樂以舞蹈之小大之民從公於邁故繼之以在公載燕蓋至於燕則為樂之禮具焉政事相隨而衆得以共其樂故雖飲燕不害其為在公也為樂非私長屬有道禮樂之遊有中陰陽之氣有和風雨以時而至耕稼以時而作穀以時而收廩以時而入故終之以自今以始歲其有然

則更累政有疑於為樂未有能復之者豈知曾詩之意哉延平之有閣素以山水之勝知名於士大夫間往來登賞吟咏酬唱興盡而歸去蓋與滕王閣岳陽樓之得山水無以異也謝侯遂繕土木之功以恊士大夫之所知與衆共焉不日而閣成以命予記而予欲序其事家助遊人之才思與夫景物相逐於無窮久矣郡據演山而下為三支有龍虵騰躍以赴於江之狀公宇坐中一支以視千里其勢至江之涘於是有閣東西之水相會

於閣之前衝擊而陰浚之人言其深不可測於是有潭潭之東有山若戲而盤潭之南有山若舉而趨北與三支相望於清泠之濱寂寞之野龍泉太阿出豊城去人間卒以是為窟宅亦有意哉登臨之士環視乎其中二水之會既往而復還於海而海有潮去長樂一驛泝流而上若迓以歸焉天入澄江山迎曉日飛甍排空下臨雲漢歸舟天際數葉爭飛遥見演峯倚空凝碧征帆既落歌酒如鄰拂袖人來誰當邂逅高真乘興多在溪山

況有江南白蘋紅蓼曾聞逸士島上凝眸晚景尤宜水光山色每橫孤笛獨引清商一曲淩雲發從虛靜旁人聳耳襟抱俄空漁網高低偶逢煙雨唱回浦嶼日計無憂橫點青巒一行征鷺蘆花宿處已落難尋聚散如賓于飛于下纖塵不染有肅其儀食足意忘閒窺清淺垂虹截雨橫絶雙橋若步青雲悅然行客東瀉奇字獨見仙蹤南麓名園常聞春信月華持夜忽有波光疑是蓬萊金銀樓闕沈沈倒影寒浸羣峯獨倚欄干誰知有感

古今一夢只合尋真物是人非且悲且笑珠飛波面星
耀方移劍卧潭心風雷未作予聞潭之左右有珠夜明
莫知其所在俄忽有感奮躍於潭中漁者捕之益急而
逾遠予方少時嘗見風雷震發雲雨冥晦三岸歡呼以
為劍歸有項而後定嗚呼龍泉太阿雷不能分而復合
張不能留而終去神物行藏非人所能制也發於豐城
則上干牛斗歸於龍津則下為雲雨此其所以神乎然
而張公正當時晦不能自引卒與禍會劍知之矣苟不

能去而與張公同瘞於地下豈足道哉或者之論乃以張公所佩而卒不免在人無益何其謬也閣之所在前有神物之靈後有真人之妙必能以和樂安靜福乎居人以清虛翠微發乎景物明有謝侯才識深知魯詩所以有道之意推而行之務與民同以慰登臨之士是亦真人神物之所相者也而況山水之勝已與豫章巴陵之所稱在士大夫閒覽子之記庶乎有感而無愧焉

演山集卷十五

演山集卷十六

宋　黄裳　撰

記

文軒記

余謂學士大夫或馳騖於名山入傳注渉獵百家之小說以博為功以辨為能終日牽援自以為至樂然其於德性也畧或悟履迹傲名數萬物之理危坐黙觀有感而後應謂彼百家之說不足掛吾齒牙間静按其文吾

能以理斷其真偽然其於學問也畧吝二人之學方且相詆於世未知其孰賢然而前之學有德後之學有事德先而事隨焉則其於學文也何有日月風雲天之文也吾以是觀其象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吾以是究其理君臣父子人之文也吾以是明其義發悟以天考信以人不滯於一曲則其動而有所偶發而有所應著於形色名聲之間如春之華如衣之章如天之有河漢如地之有高華偽無與於其間斯其所以為文歟故人徼之一

日以書抵余且曰備員下吏思發其身當以學文爲事輒以文號其軒文之說資乎君子然後得之此軒所以有望於左右予謂君傲名數者也患在不志於學問今則然矣博覽泛觀知其不爲區區之陳迹溺於偏見第資以爲正焉則其與余書言約之以文其身施之以文其政言之以文其理書之以文於後患弗爲也予將有觀焉

清心閣記

熙寧之末始得徵之於都下方挾聰明傲名數不下先
進之豪傑欲與之立頭角而愚嘗告之曰性欲靜氣欲
柔惟豪去道最遠非愚之所望也後十年為長樂掾乃
取五經之書百家傳注之說歷代之記環列小軒而讀
之號文軒屬予記予喜曰徵之進乎學矣取友於古人
必能正之者何患其為豪哉及其去長樂為武義宰以
優課聞愚在考功方欲知其善最之所自繼而徵之復
以清心名閣再命予文予益喜曰徵之悟矣必以六經

之言百家傳注之說歷代之記無出乎人之心也吾何獨不然蓋反而求之故為是名歟請言夫水止則定定則清清則虛虛則明惟道集虛外鑠之物中動之情不能為吾徼風亂葦也然後天地之變化過則形入則寘不容一毫欺我此其清心之所致歟古者聖人之治天下也自其道心而達之道心萬物之宇典法之宗要凡數目之源聖人以其宗源有所均則為衡有所運則為樞有所舉則為統要凡數目計道之用則養卿士大夫

而任之其名位與聖人異其宗本與聖人同特其所得有小大所造有淺深而已得其全者為正使之治要又其次為師治凡得其小者為司使之治目又其次為旅治數庶人之在官者不得上與聖人相為源流以力事人而已惟治數之士養心而不畫遂至於放古三代學者內服百寮庶尹惟亞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自與一人志同而意會識大體能自愛其學同有所本故也微之勉乎哉清極而虛虛極而明萬物不足以撓之豈特百

里之境物至而應事起而辨也哉論道之公治要之正
葢以是進焉

蓀光閣記

仲通之仕行三十餘年將歸老於林下治其故居為蓀光閣正視烏石右揖九仙回顧越王下瞰芳園寒治三山之氣象四時之聲色合為長樂之佳致登閣而盡得之元豐七年之季夏閣成明年得請歸休於其上然而仲通不取風物之勝宴遊之樂以名其閣而取莊子所

謂注焉而不盈酌焉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夫是之謂葆光亦賢乎哉是豈有取於水歟非也酌多於其本則竭注多於其量則盈微風過之則其清明不足以照水之在物也非酌之所虧非注之所盈萬象生於一體惟水之所在然而出沒明晦有資於水焉性之在道也成性之學豈物於事者之所能致哉嘗謂自明誠者明未足照誠未能立已置於羣吏之列物引之不得有其清事干之不得有其寂二者未遣則彼之勢遂為不及之

言不信之廉不成之仁勇且與之戰怯則憂強則喜暇
則安遽則擾昧則趨亂則敗憂喜無常真偽相奪犇馳
於其所不知且不足以自照況於物乎及其老矣上印
綬乞骸骨棲山林間追世俗之迭遊嘗勞生之短晷列
清樽環侍人琴瑟薦和倡優獻笑自以為得計皆風之
過乎水也所謂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盈果安在邪況
復長往於仕而不反者乎仲通不然昔於蓀光也不獲
為今於蓀光也將欲為余與之善雖不有請猶且為說

以相其欲況其有請於數千里之遠哉大哉葆光莊子為至人道也然而悟道在彈指頃自無老少之辨則余安得不以是期君哉自乎成心生乎成性本無所増也故注焉而不盈本無所損也故酌焉而不竭無益與虧莫知其所由來澄寂虛一之中兼照泛應莫能逃我此其所為葆光反一而觀之吾未始有辨此其所以齊物君之老也物歸其清事歸其寂則是時也可以几然宴坐而使攀緣不獲乘閒自我觀其妙自人充其光亦孰

禦哉患弗為耳從仕之人以偽遂事喪本者衆矣惟至於此庶幾其反始則登是閣者宜觀其名而考其說然後環顧而無累下瞰而感將有悟焉固君之賜也

日省堂記

思遠為丹陽宰運使許侯用其善能徙於錢塘思遠至傃公廳之背為堂寓焉聽斷後先寂然宴坐省其所受之善惡所存之吉凶所為之是非所行之得失然後出涖庶事命之曰日省堂自為詩述其所以命堂之意丐

予記予謂百里之長出蒞庶事兩造盈庭情偽鬭進期我而後平庶司羣案復逆同異期我而後決新物故俗邪正相奪期我而後善飛蝗潛盜乘時伺隙期我而後弭苟務懾之以勢制之以法肆意以行其情暴氣以作其威擾擾之中以物應物以妄對妄烏有不敗君子以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患萬物不治而患我弗之省世之人所以喪此萬物有能競之者其弊有二不忠而欺不信而妄先自恕已在乎無過之地反以欺妄訟物萬物

於是乎喪然則彼且與物相為流轉烏足以長民哉曾子曰省其身欺而不忠乎人妄而不信乎友忠信性之德也欺妄德之賊也曾子去德之賊以進乎德是故有仁以資勇有義以養氣故其應物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然曾子之學豈外求之邪始於日省吾身終於自反而縮蓋雖應物之際猶不忘乎自反始弗之省今雖自反何以為之應邪由是而進乎道欺妄無心真實有性人非世習不能

輒易其守然後靜得以觀明得以照推而上之會而一之可以合有萬類貫通千古豈特千萬人吾往矣哉今子之所省去其惡不為善之累去其凶不為吉之累去其非不為是之累去其失不為得之累則其所受所存明白乎其中所為所行明白乎其外萬類感我作復合散在乎度量之間豈能逃我哉由是而上達并期四者而忘之其為道也孰禦嘗聞思遠再多讀書百家之說能道其詳勤於政事湖山之間罕見其跡今由是堂將

見其為學日損奚事乎多以義制事奚事乎勤扁舟五湖乘興偶往碧落雲盡清虛相照揺毫伸牋寓以見其志付之詩筒予有觀焉

坦履橋記

縣令知其所以為政邑人知其所以為善二者相遇於邂逅則是邦也常有惠民之最利物之功可以書焉元豐三年予訪尤川諸子飲予於橋上諸子為物為德為身為義皆善士也故於一鄉常能以惠利相其大夫此

橋之作自乙巳抵壬申二十有八載土木之工風撼而浪擊壞固無足怪者濟道適來為是邦則橋安能獨與哉濟道乃與諸子經營而言曰昔日之制對峙三十六柱上負如鼇山下與驚湍怒濤爭强弱之力奪安危之勢如之何持久故歷十有六載而壞為今之計易柱以疊石飛梁而過秋夏之漲暴集繼至自由龍門而下無與競者庶乎其無患也數子謹如命不日而橋成屬予記予感而言曰昔者諸子會予於橋上是時暑氣方蒸

水風泠然過之一洗其煩襟酒數行言笑相續則予之於坦履也蓋已有分耳豈特諸子哉舍此而西上偶與濟道聯名於籍中及去為宰幸在諸子之縣鄉興安濟之功除病涉之害復為坦履而作是予之記果應其會歟援筆而書曰惠不與力計利故無窮橋不與水爭力故可久然則縣令之知為政邑人之知為善宜載而告於後云崇寧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記

琴軒記

昔予闢軒於林下以琴名軒琴不在焉以琴為心而忘其器者也琴之為樂簡而清易而和意真而明感人也深而幾於道令予之遊是軒寂然安坐煩襟既除虛室遂闢心與手相忘聲與絃相失精意妙思之中自有簡易之奏清和之音由希夷之境出虛無之鄉入松流水之聲墮吾左右前後若有清風之滌吾煩也泠然而過之莫之留止復歸於無有嘻琴不在焉豈有真不在邪不以指得聲不以操得曲存乎精誠微意之間卒為大

音出虛而入有然則無絃之有琴者尤未能兼忘之也
予觀黃庭內境特以琴心命文欲以掃蕩羣累變調諸
真會於中宮以協四鄙子之名是軒也亦有得於此乎
然而子以聲聞入道已在乎寂然之中自得而弗出焉
與夫閒適之流遊戲之士枝派言句轉換風力徒務接
人莫知為已逐外而棄其內徇末而喪其本去道遠甚
子其進焉乃并妙思精意都泯於至無而會於道與諸
真遊安用予琴軒之說邪姑以為進道蕞焉

崇寧萬壽寺記

上即位之四年歲行癸未九月十七日大臣奏言天寧甫届率土傾心仰維佛乘化導群品倘俾紹隆最上之法則必增裕無疆之休臣等伏請天下為賜寺額以崇寧為名勑如其請十月十五日臣與其屬奉詔切謂欲建佛舍老子之宮以備四時焚修潛致靈貺來介天子萬壽其地所在必求山川會聚之鄉仙聖行藏之境有所祈請乃能協應今當卜地於城南之郊有山號稱雲

門前此仲秋之社臣與郡人出遊躡十八級而後造絕頂南望雙崖出烟雲間對峙而中裂可以引車騎葱鬱之氣籠絡上下如見真人奇士神深而氣爽自其巔垂兩支數十丈下至於平原如人之伸左右手前抱其腹臣顧其屬曰南山之麓宜為浮屠氏老子之所寓然而未有卜之者豈非有所待邪有老僧謂臣曰此大雲門也今茲北峯蓋其小者臣歸取李清傳而考之始知大雲門乃真神仙之窟宅傳言清與姻族鄉里為别遲明

大會於山椒然後揮手辭謝縋入洞中東南一穴約去三十里望見山川景象烟雲草木自是一境不類人世遇道士四五人謂清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繼聞蓬萊衆聖令邀諸真赴上清會諸真既往戒清慎勿開北扉而清輒忘其戒見清如在掌上起鄉里之念復還人間訪其故居子孫已歷數世矣後為太山遊不知其所在此其大畧也然洞之在山椒明矣今不見洞豈待有緣而後見歟左一峯有塔置其上號黄金塔剌僧俗名姓

總二百九十人名與字甚古是果與清爲別者邪自隋
開皇四年至今五百有餘歲社日之遊人多往北峯而
清所寓乃棄之寂寥處臣方以此興歎後一月俄奉崇
寧之詔臣顧其屬曰前日之歎豈非其兆歟捨此而何
往遂往相焉更見前抱右支再引而北回觀大雲門相
揖於山口如蓮花狀此所謂小雲門者開元中郡守有
投龍璧於此以祝時君之壽乃見祥雲五色或塔於空
中有記存焉而況大雲門乎哉當見衆聖諸真共貽無

疆之休以資陛下萬壽適默契自然之會非出於私意而為之也其為應也久其為祐也大是宜為寺當與四方名山福地之有禪林寺爭名於天下

乾隆御覽之寶

演山集卷十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